

珂赛特到了修院以后话仍不多。

珂赛特极其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冉阿让的女儿。加以她什么也不知道，也就说不出什么来，并且在任何情况下，她也不肯说。我们刚才也指出了，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比苦难更能使孩子们养成缄口慎言的习惯。珂赛特受过种种痛苦，致使她对任何事，连说话，连呼吸，也都存有戒心。她时常会为一句话而受到一顿毒打！自从她跟了冉阿让以后，心才开始宽了些。她对修院里的生活很快就习惯了。不过她时常想念卡特琳，却又不敢说。但有一次她对冉阿让说：“爹，要是我早知道，我就把她带来了。”

珂赛特做了修院里的寄读生，换上了院里规定的学生制服。冉阿让得到许可，把她换下的衣服收回来。那还是在她离开德纳第客店时他替她穿上的那身丧服。还不怎么破烂。冉阿让把这些旧衣，连同毛线袜和鞋，都收在他设法弄来的一只小提箱里，箱子里放了许多樟脑和各种各样的香料，这些都是修院大量使用的东西。他把提箱放在自己床边的一张椅子上，钥匙老揣在身上。珂赛特有一天问他说：“爹，这是个什么箱子，会这样香？”

割风爷，除了我们刚才叙述过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那种荣誉以外，也还从他的好行为里得到了好报，首先，他为自己所作的事感到快乐；其次，他的工作有人分担去了，这样便减轻了他自己的负担；最后，他非常爱吸烟，和马德兰先生住在一起，吸起来格外方便，和过去相比，他消耗的烟叶多了三倍，兴趣的浓厚和从前也不能比，因为烟叶是由马德兰先生供给的。

修女们毫不理睬于尔迪姆这名字，她们称冉阿让为“割二”。

要是修女有沙威那样的眼力，她们也许会发现，当园里的园艺需要人到外面去跑腿时，每次总是割风大爷，老、病、瘸腿的那个去外面跑，从来不会是另一个，而她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那也许是因为随时望着上帝的眼睛不善于侦察，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喜欢把精力用在彼此互相窥探方面。

冉阿让幸亏是安安静静待着没有动。沙威注视着那地区足足有一个多月。

那修院对冉阿让来说，好象是个四面全是悬崖绝壁的孤岛。那四道围墙从今以后便是他的活动范围了。他在那里望得见天，这已够使他感到舒适，看得见珂赛特，已够使他感到快乐了。

对他来说，一种非常恬静的生活又开始了。

他和老割风一同住在园底的破房子里。那所破屋是用残砖剩瓦搭起来的，一八四五年还在，我们知道，一共是三间，光秃秃的，除墙外一无所有。那间正房，在冉阿让力辞不允的情况下，已由割风硬让给马德兰先生了。那正房的墙上，除了挂膝带和背箩的两个钉子外，只在壁炉上钉了一张保王党在九三年发行的纸币，下面就是它的正确摹本：

那张旺代^①军用券是由以前的那个园丁钉在墙上的，他是一个老朱安^②党徒，死在这修院里，死后由割风接替了他。

^①旺代 (Vendée)，法国西部滨海地区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初期，贵族和僧侣曾在此发动叛乱。

^②朱安 (Chouan)，在法国西北几省发动反革命叛乱的首领让·科特罗的外号，通称让·朱安 (Jean Chouan)。

冉阿让整天在园里工作，很得用。他从前当过修树枝工人，当个园丁正符合他的愿望。我们记得，在培养植物方面，他有许多方法和窍门。他现在可以加以利用了。那些果树几乎全是野生的，他用接枝法使它们结出了鲜美的果实。

珂赛特得到许可，每天可以到他那里去玩一个钟头。由于修女们全是愁眉苦脸而他又慈祥，那孩子加以比较，便更加热爱他了。每天在一定时刻，她跑到那破屋里来。她一进来，那穷酸的屋子立即成了天堂。冉阿让喜笑颜开，想到自己能使珂赛特幸福，自己的幸福也赖以增加了。我们给人的欢乐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，它不象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光源弱，它返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反而会更加灿烂辉煌。在课间休息时，冉阿让从远处望着珂赛特嬉

戏追奔，他能从许多人的笑声中辨别出她的笑声来。

因为现在珂赛特会笑了。

甚至珂赛特的面貌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改变。那种抑郁的神情已经消逝了。笑，就是阳光，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。

珂赛特一直不漂亮，却变得更惹人爱了。她用她那种娇柔的孩子声音说着许许多多入情入理的琐碎小事。

休息时间过了，珂赛特回到班上去时，冉阿让便望着她课室的窗子，半夜里，他也起来，望着她寝室的窗子。

这中间也还有上帝的旨意，修院，和珂赛特一样，也在冉阿让的心中支持并且完成那位主教的功业。好的品德常会引人走向骄傲自满的一面，那是不假的。这中间有道魔鬼建造的桥梁。当天意把冉阿让扔在小比克布斯修院时，他也许早已不自觉地接近了那一方和那道桥梁了。只要他拿自己来和那位主教相比，他总还能认识到自己不成器，也就能低下头来；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已开始和人比起来了，因而产生了自满情绪。谁知道？他也许会渐渐地回到恨的道路上去呢。

修院在那斜坡上把他制住了。

修院是他眼见的第二处囚禁人的地方。在他的青年时期，也就是在他的人生开始的时期，甚至在那以后，直到最近，他见过另外一种囚禁人的地方，一种穷凶极恶的地方，他总觉得那里的种种严刑峻法是法律的罪恶和处罚的不公。现在，在苦役牢之后，他看见了修院，他心想，他从前是苦役牢里的一分子，现在可以说是这修院的一个旁观者，于是他怀着惶惑的心情把那两处在心上加以比较。

有时，他双手倚在锄柄上，随着思想的无底的回旋，往深处慢慢寻思。

他回忆起旧时的那些伙伴，他们的生活多么悲惨，他们在天刚亮时就得起来，一直劳苦到深夜，他们几乎没有睡眠的时间，他们睡在行军床上，只许用两寸厚的褥子，在那些睡觉的大屋子里，一年到头，只是在最难挨的几个月里才有火；他们穿着奇丑的红囚衣，幸蒙恩赐，可以在大热天穿一条粗布长裤，大冷天穿一件粗羊毛衫；他们只是在“干重活”时才有酒肉吃。他们已没有姓名，都按号码来分别，仿佛人格只是几个数目字；他们低着眼睛，低声说话，剃发，生活在棍棒下和屈辱中。

随后，他的思想又转回来落在他眼前的这些人身上。这些人，同样落发，低眼，低声，虽然不是生活在屈辱中，但却受着世人的嘲笑，背上虽然不受捶楚，两个肩头却都被清规戒律折磨到血肉模糊了。他们的姓名在众人中也一样消失了，他们只是在一些尊严的名称下面生存。他们从来不吃肉，也从来不喝酒，他们还常常从早到晚不进食，他们虽不穿红衣，却得穿黑色毛料的裹尸布，使他们在夏季感到过重，冬季感到过轻，既不能减，又不能加，甚至想随着季节换上件布衣或毛料外衣也办不到；一年当中，他们得穿上六个月的哗叽衬衫，以致时常得热病。他们住的，不是那种只在严寒时节升火的大屋子，而是从来就没有火的静室；他们睡的不是两寸厚的褥子，而是麦秸。结果，他们连睡眠的机会也没有了，在一整天的辛劳以后，每天晚上，正当休息开始、困倦逼人、沉沉入睡时，或是刚刚睡到身上有点暖意时，他们又得醒来，起来，走到冰冷阴暗的圣坛里，双膝跪在石头上，做祈祷。

在某些日子里，他们每个人还得轮流跪在石板上，或是头面着地、两臂张开、象一个十字架似的伏在地上，连续十二个钟头。

那些是男人，这些是女子。

那些男人干过什么呢？他们偷过，强奸过，抢过，杀过，暗杀过。那是些匪徒、骗子、下毒犯、纵火犯、杀人犯、弑亲犯。这些女人又干过什么呢？她们什么也没有干。

一方面是抢劫、偷盗、欺诈、强暴、奸淫、杀害，形形色色的邪恶，各种各样的罪行，在另一方面，却只有一件：天真。

极善尽美的天真，几乎可以上齐圣母的懿德，在尘世还和贤淑近似，在天上却已接近圣域了。

一方面是有关罪恶的低声自陈，另一方面是关于过失的高声忏悔。并且是种什么样的罪恶！又算得了什么的过失！

一方面是恶臭，另一方面是一种淡远的芬芳。一方面是精神上的痼疾，在枪口的监视下，慢慢吞噬患者的痼疾；另一方面却是一炉冶炼灵魂的明净的火焰。那边是黑暗，这边是

阴暗，然而是一种充满了光明的阴暗和芒爍四射的光明。

两处都是奴役人的地方，不过在第一个地方，还有得救的可能，总还有一个法定的限期在望，再说，可以潜逃。在第二个地方，永无尽期，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悬在悠悠岁月的尽头的一点微光，解脱的微光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亡。

在第一个地方，人们只受链条的束缚；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人们却受着自己信仰的束缚。

从第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对人群的广泛的咒骂，咬牙切齿的仇恨，不问成败的凶横，愤怒的咆哮和对上苍的嘲笑。

从第二个地方产生出什么呢？恩宠和爱慕。

在这两个非常相似而又截然不同的地方，两种绝不不同的人却在完成同一事业：补偿罪孽。

冉阿让很懂得第一种人的补偿，个人的补偿，对自己的补偿。可是他理解另外那些人的补偿，那些毫无罪愆、毫无污点的人的补偿，他怀着战栗惶恐的心情问道：“补偿什么？怎样补偿？”

有种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：“是人类最卓越的慈爱，是为了别人的补偿。”

在这里，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是被保留了的，我们只是转述者，我们是站在冉阿让的角度来表达他的印象。

他看见了克己忘我行为的顶峰，绝无仅有的美德的最高点，恕人之过并代人受过的天真品德，承担着的奴役，甘愿接受的折磨，清白无辜的心灵为救援那些堕落的心灵而求来的苦刑，融会上帝的爱而又不与之混同。一心哀恳祈求的人类的爱，一些愁惨得象受了罪责而又微笑、象受了嘉奖而又和蔼柔弱的人们。

同时他回忆起从前他竟敢心怀怨愤！

时常，在夜半，他起来听那些在清规戒律下受煎熬的天真修女的感恩谢主的歌声时，在想到那些受适当惩罚的人在仰望苍天时总是一味褻渎神明，他自己，蠢物一个，也曾对上帝举起过拳头，他感到血管里的血也冷了。

有一件最使他惊心动魄深思默想的事，仿佛是上苍在他耳边轻声提出的一种告诫：他从前翻墙越狱，不顾生死，誓图一逞，继又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，才得上进，所有这一切为脱离那一个补偿罪孽的地方而作的努力，全都是为了进入这一个而作的。难道这就是他的命运的特征吗？

这修院也是一种囚牢，并且和他已经逃脱的地方有极其阴惨的相似之处，而他从前竟从来没有这样想到过。他又见到了铁栏门、铁门闩、铁窗栏，为了防范谁呢？为了防范一些天使。

他从前见过的那种圈猛虎的高墙，现在却圈着羔羊。

这是一种补偿的地方，不是惩罚的地方，可是和另外一个地方相比，它更加严峻，更加凄惨，更加冷酷无情。这些贞女们比那些苦役犯更是被狠狠地压得伸不起腰来。从前有过一种凛冽刚劲的风，把他的青春时期冻僵了的那种风，吹过那种拘锁鸱枭的铁牢；现在是另一种更加冷峭、更加刺骨的寒流在侵袭着白鸽的樊笼。

为什么？

当他想到这一切时，他的心情和这种妙契道境完全溶合起来了。

在这些沉思遐想中他的骄傲情绪消失了。他多次反问自己，他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孱弱，而且还痛哭过无数次。他在六个月以来所遭遇到的一切已把他引回到那位主教的德化中了，珂赛特动以赤子之心，修院则感以悯人之德。

有时，在傍晚，当园里已没有人来往了，你会望见他双膝跪在圣坛墙边的那条小路中间，他初到那晚偷看过的那扇窗子前，他知道那里有个修女正伏在地上，在为世人赎罪祈祷，他的脸便向着那里。他就那样跪在那修女跟前祈祷。

他仿佛觉得他不敢直接跪在上帝跟前。

他四周的一切，那幽静的园子，那些香花，那些嬉笑欢呼的孩子，那些端严质朴的妇女，那肃寂的修院，都慢慢渗进他的心里，而且他的心也渐渐变得和那修院一样肃寂，和那些花一样芬芳，和那园子一样平静，和那些妇女一样质朴和那些孩子一样欢乐了。他还想到那是他生命中连续两次在危急关头时为上帝收容的圣地，第一次是他遭到人类社会摒弃、所有的大门都不容他进去的那一次，第二次是人类社会又在追捕他、要把他送进苦役牢里去的

那一次，如果没有第一处圣地，他会再次掉进犯罪的火坑，如果没有第二处圣地，他也会再次陷入刑狱的痛苦中去。

他的心完全溶化在感恩戴德的情感中了。

这样又过了好几年，珂赛特成长起来了。
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